

# 兵馬俑一號坑甬道曾被挖過

## 陝西重要考古發現為項羽破壞秦陵添佐證 陶俑製法研究獲新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兵馬俑一號坑甬道曾被人挖開過，並從甬道進入到了俑坑。」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1月12日在西安舉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員申茂盛在會上介紹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成果時表示，這些甬道跡象，可以說是為項羽破壞秦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據悉，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的秦始皇帝陵，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埋藏最豐富的帝王陵寢。經過40多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目前在陵區已出土包括陶俑、陶馬、銅車馬、石鎧甲，以及青銅水禽和兵器等在內的珍貴文物5萬餘件。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秦始皇帝陵修建歷經40年，用工70餘萬。在陵區近2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分布有封土、內外城垣、三出門闕、地上宮殿建築、地宮、陪葬坑、陪葬墓等。1978年至1987年，兵馬俑一號坑先後進行了兩次發掘，但僅僅只發掘了東段的局部，完成面積2千平方米。為了進一步掌握中部和西部陶俑的排列、兵器配備、戰車設置等情況，從2009年至2022年，考古工作者對一號坑進行了第三次發掘，發掘面積約430平方米，包括四個過洞和三個隔牆，以及俑坑的北邊壁等。

### 疑似破壞俑坑者參與過俑坑修建

「從俑坑的隔牆、地基、坑底，以及木結構等來看，兵馬俑坑修築的年代要早於其他的陪葬坑。」據申茂盛介紹，兵馬俑一號坑的甬道較窄，寬僅為90厘米至100厘米左右，為走人的道路，不能走車。特別引人關注的是，甬道曾被人挖開過。申茂盛推測，有人挖開了甬道並利用甬道進入俑坑，而能夠利用甬道進入俑坑進行破壞的人，一定是參與了俑坑修建的人。

根據史籍記載，公元前206年，項羽進入秦都咸陽後，大肆擄掠縱火，咸陽宮和阿房宮遭焚毀。近年來，隨著兵馬俑發掘工作的不斷推進和越來越多新證據的出土，很多專家亦認定，破壞秦始皇帝陵和兵馬俑陪葬坑的人也是項羽。「聯想投降項羽的秦兵，這些人在接受了項羽的指令來破壞的話，一定是輕車熟路。」申茂盛認為，甬道跡象可為項羽破壞秦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

### 陶俑雙臂單獨製作 再黏接軀幹

據了解，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共清理陶俑220餘件、陶馬16匹、戰車4乘，再加上漆盾、車馬器、兵器、生產工具等，共計近千餘件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僅初步釐清了軍陣的排列規律，還在陶俑製法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即陶俑的雙臂單獨製作，然後待陶俑軀幹細部雕飾及鎧甲完成後，再黏接雙臂。此外，在此次發掘中，還出土了3件手勢怪異的陶俑。

### 手勢怪異陶俑可能為持旗俑

截至目前，已發現的三個兵馬俑陪葬坑成品字形排列。其中一號坑呈長方形，面積1.4萬平方米，是以戰車、步兵構成的長方形軍陣坑道式建築，坑內排列着大約6,000件兵馬俑。二號坑平面則呈曲尺形，面積6,000平方米，是包含弩兵、車兵、步兵及騎兵的諸兵種混合軍陣。三號坑的規模較小，東西長17.6米，南北寬21.4米，由南、北廂房和中間車房三部分構成，推測應為「軍幕」。

「這些手勢怪異的陶俑，手向外翻，和其他陶俑手勢有明顯區別。」申茂盛表示，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是秦代工匠的失誤，但通過認真觀察和研究，發現當初可能就是這樣的造型。根據手勢和站立姿勢及隊列分析，申茂盛推測這些手勢怪異的陶俑，可能是持旗俑。

### 籠箆遺蹟清晰完整內藏箭鏃

作為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中的一大亮點，一批完整的車屬遺蹟和籠箆的出土，也讓大秦戰車又增添了一個功能。本次發掘共清理4乘木車，雖然木車被火焚燒前均有較大程度的紊亂，很多部件已經脫離原位，但讓人驚喜的是，3處籠箆遺蹟卻清晰完整。據悉，籠箆是秦代戰車上的無蓋兵器箱，用來放箭頭等兵器。第三次發掘發現的籠箆為一種長方形的竹木夾釘胎漆容器，經過對籠箆2底層清理，發現數量眾多，擺放最整齊的箭鏃等遺物遺蹟。申茂盛指出，秦代木車，除了乘人和衝陣，還兼具運輸的功能。

對於一號坑第三次發掘的考古發現與收穫，申茂盛同時表示，第三次發掘工作為秦俑和秦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寶貴材料，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一號坑的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許多問題仍然若明若暗，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



◆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成果，為項羽破壞秦始皇陵園和兵馬俑坑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證。圖為發掘現場，陶俑多破碎。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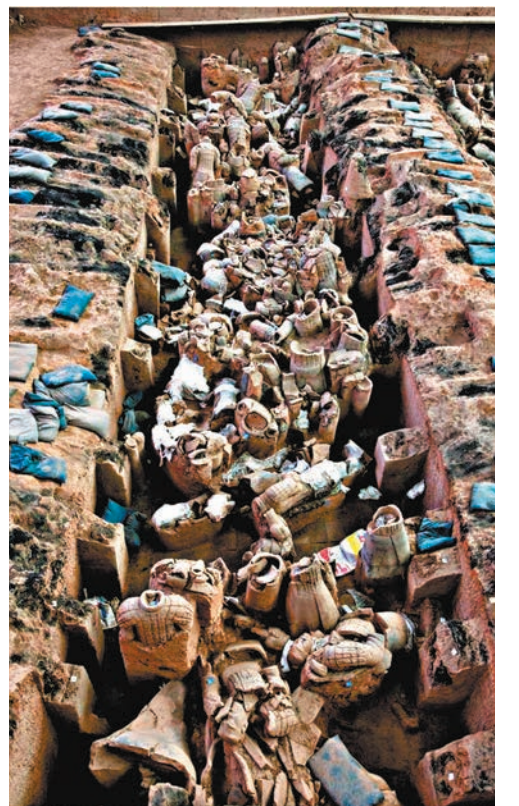
◆出土手勢怪異陶俑。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出土的弓箭。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出土的佩劍陶俑。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陶俑曾被破壞。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 中國最早五橋並列遺址在西安出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中國古代最早的五橋並列遺址，是明清都城軸線上設置五橋的濫觴。」在1月12日召開的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上，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全介紹，陝西長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水渠及渠上5座橋樑基址，以及安仁坊西北牆角、角門及其外側水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出土各類文物350餘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築構件等。

### 體現都城禮制最高等級

張全表示，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位於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於隋唐長安城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義，這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據介紹，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截至目前，本次發掘已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水渠及渠上5座橋樑基址，以及安仁坊西北牆角、角門及其外側水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出土各類文物350餘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築構件等。

### 橋基南北走向等距排列

「橫穿朱雀大街東西水渠上的5座東西並列的磚砌橋基，皆為南北走向，等距離排列。」張全指出，這些橋基下的渠岸兩側疊澀砌磚，

磚基與渠岸之間開挖有生土槽，其下鋪設石礎，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橋，居中橋基最寬。據考古實測，中橋恰好位於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這既是對稱，同時也是隋唐長安城的禮制。」

據《長安志》等文獻記載，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寬度，廣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據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資料，朱雀大街的寬度達150至155米。本次發掘，亦對朱雀大街進行了重新測量，考古工作者經過對中橋位置及與朱雀大街東側水溝邊界的測量，結合近年社科院考古所唐城隊在明德門附近的考古發掘成果，最終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大致為130米左右（不含路溝）。



◆柳公權撰書墓誌局部。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 陝西發現柳公權晚年撰書墓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柳公權）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唐代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法名揚天下，《新唐書》中用這樣一句話來描述當時人們對柳公權書法的喜愛和推崇。香港文匯報記者1月12日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該院在對西安市長安區3座唐墓的清理發掘中，發現一方由柳公權撰文並書寫的墓誌，這也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誌。

柳公權出生於唐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京兆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據史書記載，柳公權29歲時

狀元及第，共歷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柳公權的書法吸取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自創「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與顏真卿稱「顏柳」，後世有「顏筋柳骨」的美譽。柳公權同時也是楷書書體的總結者和創新家，他還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並稱「楷書四大家」。

### 71歲高齡為堂妹夫撰書墓誌

「該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出土了塔式罐蓋、陶半身俑、陶狗等文物。」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陳徐璋介紹，現場發掘中，一方墓誌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該墓誌長76.7厘米，寬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個，墓誌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字。而清理掉泥土，「柳公權撰並書」幾個字赫然入目。

根據墓誌內容顯示，墓主為唐通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嚴公，其父為唐中期名臣嚴震。「柳公權為何要給嚴公撰書墓誌，或許要和嚴公的妻子河東柳氏有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實習員陳徐璋表示，河東柳氏是柳公權「從父女弟」，也就是他的堂妹。嚴公逝世後，長子嚴愔穆請其舅柳公權為嚴公撰書墓誌銘，而此時柳公權已71歲。

據了解，目前已知的柳公權所撰寫墓誌墓主有皇室成員、高官、宦官、僧人、親屬。其中柳公權撰文者六方，為《柳愔愔墓誌》《柳師墓誌》《韓復墓誌》《內常侍康約言碑》《百丈山法正禪師碑》《李景度碑》。撰並書者三方，為《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庭掖局令劉榮燦碑》《濮陽大長公主碑》。近年又見柳公權撰韓休曾孫韓壽墓誌。

本次發現的嚴公嚴墓誌，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公嚴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馮翊嚴氏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係，也為研究柳公權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